

說約
合象

四書正解

卷之五
中庸人

413
863
5

13
863
5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五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潘宗垣紫臨全校

王 莊由愛

中庸

自誠明章全旨

此發明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復性而盡
入以合天也明天道示人知所準明人道示人知
所修上二句只據其所入之異分別今名目下二句則要其
同歸也重下二句兩則字雖不同然重在成功則一上二重
在分別上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
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
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合參于思承上章兼天人而立言曰吾因夫子誠者誠之者
之分而愈知性教矣由其內全所得之寔理而明睿所照自

然無蔽者言之則謂之性蓋誠明者不思不勉全于天之賦予所性而有者也天之道也由其窮理致知而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寔理者言之則謂之教蓋明誠者擇善固執成于己之習學由教而入者也人之道也夫且性且教天人雖異而要其歸則一也誠明者非由誠而後至于明誠即明矣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于誠然明則亦誠矣誠無不明天固無待于人矣明可至誠人豈終異于天哉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析講許東陽曰章句德無不寔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熊勿軒曰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明即明善之明誠即誠身之誠末二句重勉人意中江云是就誠明本合不相離中見出成功則一之意極明了小註或問作申明性教之意亦可從蓋明可至誠正見教可復性也誠無不明如寔寔之德既全而神明自為之兼照意明可至誠如欺慳之幾既辨而偽妄因之不留意○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之事也○首章以天命

修道解性教字故曰之謂此章以性教字作兩等人名目故曰謂之○四誠字明字俱指現成說○自由也作就字看非謂由誠而明由明而誠也○饒雙峰曰首句指誠者而言次句指誠之者而言○性本人所同有聖人獨能全其性故以性屬之教者聖人修道之所為也本是个復性底成法賢人則循此成法而入道故以教屬之○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既明乎善亦可至於寔有其善而誠矣此則字意慢○此是繳天道人道之意上章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一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見人道可至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誠則無偽妄之蔽故自無不明明則知如何為誠而求之如何為不誠而去之故可至于誠○此章以後誠字皆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一章皆子思之言以及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此第三本節之始上既言以智仁勇之德備費隱之道不過是守此寔理而

能誠之人却有安勉之分合下下十二章多是推明此意但上章夫子所謂天道原是指理而言不貼人說今每章章句各繫天道人道是頂上章章句內則亦天之道也此則所謂人之道也兩語而言

唯天下章全旨

此章首一句已盡一章之意下及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必至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能盡其性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

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合參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真是而無妄惟聖人之心真是無妄之至而天下莫能如是為天下至誠為能于本然之性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無一理之不盡耳然是性也統乎人物原于天地者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于其性察之由之無不盡則能于人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合天下之智愚賢不肖使各復其性之本然而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于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合天下之飛潛動植使各遂其性之自然而盡物之性夫人物之性即天地之化育也天地能生人物不能使之各盡其性即是化有有不及處至誠盡其性以盡人性而至于能盡物之性使天地之功用一一周遍而無憾則裁成輔相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矣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至誠位乎中而成物直可以與參為三有不

之者以見盡性之全功也章句于盡性則曰察之由之上盡人物之性則曰知明處當皆兼知行言而知行亦無先後蓋誠明並至者也無一毫偽妄以蔽之使察無不盡無一毫偽妄以累之使由無不盡知之明者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理見得人物如此則遂生如此則失所也處之當者在人則有禮樂刑政以抑其過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全在物則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是也盡人物之性盡字屬聖人盡他說知他明處他當便是盡他性不是使他亦如我之盡性也參有不可相無意勿作做配大地講數能字作已能看以事言則曰能以理言則曰可化育以流行之用言贊化育與天地同用也天地以一定之位言參天地與天地同體也○天下至誠以人言即聖人名號也盡性不是做工夫乃生安之聖人自然盡得耳朱子云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盡物之性如仲冬斬陽水仲夏斬陰水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是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屬本善之性終在是以聖人有教化以開通之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

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
在天地間雖只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却有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入火能燥物而爨必用人裁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存疑惟天下至誠句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而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蓋參贊不在盡人物之性之外也○黃氏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極功做到聖人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此下十一二章言誠者便要見與天爲一意言誠之者便要見與誠爲一意

右第二十一章 ○言天道也

其次章全旨

通章重致曲二字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有誠以下皆言效驗皆致曲所馴致者雖有漸次然非致曲之外別有用功處也形著明以誠之驗于身者言動變之以誠之及于人者言惟至誠能化而致曲者亦化總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太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參太全子思以自明誠言曰至誠盡性則全體畢見固能盡人物而收參贊之功矣其大賢以下次于至誠者未免爲氣稟所拘善端偏而不全則謂之曲如人氣質溫厚則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則發見多是義惟隨其善端發見處加以擇執之功一一推致各要造極是爲致曲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理之備于我者一私不雜爲能有其全體之誠而不止

于曲矣誠能圓成無欠闕則以其全體呈露于大用由中達外焉而形形則由微而彰焉而著著則發越光輝而明誠之盛于已者如此曲是一已之明及乎萬物則有以感動之而興起其爲善去惡之心矣動則去惡遷善而變其舊習矣既變則遷善去惡而不知誰爲之者蓋化于不自知矣誠之盛于物者如此至于化則寔理融液洵染功深化洵未易能也唯天下之至誠在已之德極于存神斯及物之功至于能化今曲能有誠者積而至于能化則至誠之妙無異于聖人而安得以其次名之哉此以人道而合天道者也

析講此節句句與上節相照次字對上至字蓋誠之渾全者爲至而誠之未至者爲次曲字對上性字蓋性乃誠之定體曲則性之端倪也致字對上盡字盡則全體皆誠無待致曲致則漸致擴充求復其誠也形著明是盡已性事動變化是盡人物事至于化則其次一天下至誠矣註中積而至于能化積字謂自致曲而積之非形著明動變化遞相積也蓋形著明動變化俱根誠字來總是致曲之驗至誠之妙非謂化字卽是至誠之妙乃就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蓋化主物言而妙則主至誠言也○上章至誠便是聖人故此章其次解

作大賢以下謂學利困勉人也先提起至誠其次一字方有着落工夫全在致曲上當看註中悉字各字謂以此一偏發見處而推其餘一一使之臻于全體之善所謂各造其極也○致曲工夫不外擇執不擇乎善則理欲混淆固無以知其爲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爲曲終爲私欲所奪而不能致之也○朱子云如充無欲害入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欲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慊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曲能有誠是致曲工夫用盡而能有全體之誠也形著明兼存于身發于事看即易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意形者微肇其發見之端著則益露其英華之美如容止可觀作事可法也明則發越愈勝如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也動變化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化則都渾化了無復有痕跡也陳新安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同但上是聖人之至誠此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通要以誠字作主中間節節要根誠來雖有積累工夫亦不過即致曲者馴致之而已

已數則字甚緊都輕通到化上方與至誠能化何相關末句即是贊致曲者是至誠了猶云他若不是至誠豈能便到此地位此互言天人之合非別言天人也○根心生色曰形日新月盛曰著表裏瑩徹曰明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章全旨

首二句言至誠之知幾下是講其所以知幾者而贊其妙也通章即誠則無不明意但彼舉全體言合萬事萬物兼照之此就禍福一端說以前知二字爲主最重一道字益前知而以道見是定理坐照不假推測意國家六句一連說歸重在禍福將至三句善不善之必先知正前知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幾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參達說予思謂事之在天下也固有先見之幾理之在夫人心也密有私偽之蔽惟夫至誠之人天理渾然無一毫私偽故其心至虛至靈不惟能見已然而且能見將然其道為可以前知然所以前知者非假智術之私也要不外一理耳彼國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有禎祥先時而出國家將亡則華氣致異必有妖孽先覺而作不但已也遠取諸物則變化見于著龜而有吉有凶焉近取諸身則云為動于四體而有得有失焉其禎祥其告其得皆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其妖孽其凶其失皆禍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至誠清明在躬于福之將至而為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于禍之將至而為不善也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幾也而至誠能契禍福之幾則是昭微于顯者鬼神也知顯于微者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為一道合天人為一理者也故至誠其如神乎此自誠明之事

天道也

析講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于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朱子曰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妄故常虛明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不能見得也饒雙峰曰聖人無一毫物欲之蔽故志氣如神與明鏡相似鏡有些形影來便知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兩之字指禍福禍福即指興亡著龜二句亦指興亡來○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著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之所以體物而理之不可掩者也至誠感于心動于氣而一一前知之則是鬼神以是理顯其幾至誠以是心察其幾故曰如神常說謂知來無過鬼神而至誠前知與鬼神何間在鬼神上當只說人顯其幾不須說到知來上○禎祥如龜龍麟鳳景星卿雲嘉禾瑞麥等類皆天地正氣所鍾也故主與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此皆天地沴氣所為也故主凶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

王高其容抑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日以禮觀之公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〇此至誠在聖人身上指出至誠之理論之〇至誠無欲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通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〇善即福不善即禍以其事言謂之禍福以其理言又謂之善不善

右第二十四章

〇言天道也

誠者章全旨

此章首一節言誠切于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總重在君子誠之四字而君子誠之正盡自道之功以全自成之理者故次節三節只說誠不說道蓋自誠之外無自道而成己之外無成物也通章言誠言道言仁言智言性雖各目不同其寔一誠包盡理之真寔無妄者為誠誠之發于外者為道仁則誠之體智則誠之用皆此天之命我者故曰性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〇言誠者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參太全子思謂誠者天命之性宰于形質之中是凡物皆得之以自成原無虧欠者也而率性之道見于人倫日用之間則是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者也

析講此節總是責人以體誠意誠曰自成可見人當全此誠道曰自道可見人當行此道下句正見當誠非兩平說道即誠體道正所以存誠故下節存誠之內便包得自道工夫〇誠以心言二句專為人之所當行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是懸空說此一句〇此理具于心則曰誠本諸心而見于物之間則曰道自成就實幹主宰上說自道就體驗擴充上說註中物字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定理自人與事言則曰寔心而寔理在其中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只重在人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註中誠以心言而句猶云誠為道本道為誠用見人當寔心以行道也〇誠字是主道字承誠字一氣說下不可平看自道須承自成來說使誠非自成則道亦可以行可以不行

矣如是心以孝子親孝道乃予所當自行是心以忠于君忠道乃臣所當自行故吳氏程曰緊要在自字上此爲己之學也下句加一而字卽承上文自字言之不是二事○兩自字俱是自己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天有是理則有是地凡物多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蔡氏曰率性而出曰道有氣稟物欲之蔽須人自用修之之功方能行得此道故曰自道○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此合下節言理本定而人當定心以成已也末節言人能成已則自能成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參大全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爲自道蓋誠者物之終始凡

有一物其成也必有所始實理之始而向于有也其壞也必有所終實理之盡而向于無也徹頭徹尾都是定理之所爲物固不能外誠而自成矣而所以體之者其貴尤在乎人凡人做事自首至尾總是一個定心方有此事若定心間斷一有不誠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則無物矣而安可不盡其當行之道乎是故君子擇善固執以定心體定理而誠之爲貴以盡自道之功也

析講物之一句申上自成意不誠二句申上自道意此誠者及上誠者兩誠字以定理言而兼定心蓋定理爲物之終始與定心爲事之終始一事亦物也而定心亦所以有此定理也不誠專以心言無物專以事言蓋理無不誠人則有不誠故不成句專就人之心與事說也終始句已說得不誠無物意而不誠無物只在終始內抽出言之以引起君子耳誠之工夫不外擇善固執二者而已○章句必得其理二句訓物之始所得之理二句訓物之終故人之心中四句訓不誠無物而君子一句訓誠之爲貴不可混看北溪陳氏曰物之終始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表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是行到此則花開氣是消到

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定理不誠無物 朱子曰這
不字須有個人不他孝而不誠于孝則無孝弟而不誠于弟
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誠之內要點終始意如一人之
身一事之中皆有終始必無一毫一息之不定方是誠之
功道乃誠之發見者能誠則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此章句
所以補出此意而道不在誠外蓋可見矣○蒙引誠者物之
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
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亦專以人言觀成已成
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者則兼是理與是心凡事專就人言
者則只是寔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于心心所以管攝乎
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
只有寔理不用說寔心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
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泰存疑君子誠之爲貴則既有以成已而爲誠者矣然誠者
非自成已而已也在我者真寔無僞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
物乃所以成物也夫成已即有以成物者其故何哉成已而
無一毫之私僞此寔理渾然即所謂仁也因物成就各得其
所此知明處當即所謂知也仁與知乃天命之性固有之德
也既爲性之德則體用備具無有分殊仁固在內而知亦非
外合外內而爲一之道也故以其德之得于已者見諸事爲
隨其所施而無不利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以時措之而
各得其宜也此所謂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大道也

析講上文說誠之爲貴已足成已了此則言誠不特成已亦
所以成物蓋以其理本一貫也語意側注成物一邊此誠者
以人言是出上誠之之功而進于能誠地位者成已盡已之
性也成物盡人之性也即其成已之間已自具成物的道理
不重感化言所以字玩註中自然字可得成已即是仁成物
即是知不是成已方是仁成物方是知也註中體用二字俱
根誠字說仁屬成已知屬成物似有內外之殊然這仁知之

德非因成已成物而始有是具于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的道理此个性之德是就性中固有上說如常說成已固性而成物亦是性之發用于知字看得粗了合內外之道亦要渾合看蓋就性之德上說仁知無內外之殊猶云仁知皆具于性中總是合一的道理非如時解仁固不遺乎外知亦不遺乎內之謂也道字與首節道字小異首節道字說向用此只作理字看未說向用未句方是用未句故字總承上四句說來言仁知皆爲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故至于誠而仁知皆得于已則措之于事不惟成已者適當其可而成物者亦無不當其可矣胡雲峰曰上仁知數句是未發之中末句則發而爲時中也時字與時中時出二時字同或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朱子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性之二句須串說饒雙峰曰已物雖有內外之分而仁知之德則具于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的道理最了徹上節註云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註云道亦行于彼可見自道根着自成說寔心體道便是誠之之功○蒙引所謂性之德者見得合下天命付與來便有此理而寔具于吾心也存疑成已則能

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爲而自然及物也即前章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意○仁智既得乎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矣故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章句體之存體與存指成已試用之發用與發指成物說非在心爲體在事爲用之體用也此章是說人道其成物即致曲章動變化也下章是說天道其覆載成配天地即盡性章參贊也合之又即是首章仙育○聯士首二句當讀住成已仁也以下一氣通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例釋理如此六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章全旨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也分三良看首節至誠無爲而成是論至誠功用同乎天地者出于自然自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是即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是引詩以見天地聖人同至誠無息也至誠是主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泰太全子思承上章而言曰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
用是故至誠者純乎是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其誠自無止
息之時也

析講此二節言至誠之德當于中而驗乎外也至誠以定心
言而寔理在其中凡誠之未至者不免有虛假虛假則間斷
矣至誠無一毫虛假則此心純是天理流行自無止息無時
不誠即無時或息也久者合終始觀之見得始如此至誠終
亦如此至誠皆有常而不變也久字以前俱就心內言徵則
發于事業下文博厚高明悠久正其徵之寔也故陳氏以粹
面盎背言徵不如淺說以政治功業言徵為是問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存而不變日久
外如其中曰徵徵字直含下節意在內與誠則形不同
解胡氏謂故字承上章蓋承第二十二章也此章言至誠無
息即第二十二章言至誠能盡其性此章言載物覆物成物即
二十二章言盡人物之性此章言配地配天無疆即二十二
章言贊化育與天地參也皆以發明上章之意故曰承上章
但上章是分言之以見至誠有功于天地此章是合言之以

見至誠不異于天地要之此章功用不出盡性章之外也又
按致曲自成二章皆言人道前知章又言至誠之明皆與此
章意不相貫故知承盡性章無疑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蔡序夫人心之理倘有間息則暫時如何有徵驗至誠不息
則德性堅定始終如一常久而不變矣真積力久則道理充
寔于內自然著見于外有徵驗而不可掩矣

析講久是誠常于中徵是誠驗于外俱根誠字久以上屬天
德徵以下屬王道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
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
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泰序至誠以久而徵但見其功業著見則悠遠未遠而非朝
夕之近既悠遠則廣博深厚而非淺狹之量既博厚則高峻

光明而非卑暗之觀蓋德之存于中者既極其純故業之徵于外者自極其盛也

析講此是言至誠功業著見只是至誠已該了許多節次也徵字提起看下俱是徵也徵則悠遠謂所徵者悠遠不與久則徵一例博厚非出于悠遠之外有如此悠遠則其積累之至自然博厚耳高明非出于博厚之外有如此博厚則其發見之極自然高明耳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悠舒緩而不迫促之意如必世後仁是也遠是求遠而不淺近之意如萬世永賴是也要之惟悠故遠蓋功業氣象寬緩者自是長遠只把王道伯功相較便見博者德澤所及之遠是橫說如所謂東漸西被意厚者德澤入人之深是直說如所謂浹肌淪髓意高如巍乎成功明如煥乎文章是也○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時俱有本無漸次特疊遞言之耳○悠遠博厚高明只就功業氣象圖講不可說到及人上恐侵下覆載成意○章句積字發字要體貼博厚乃悠遠所積累仁澤教化貞恒不變自然充塞宇宙浹洽人心高明乃博厚所發越德澤及人遠而人入遠則規模大備功業燦然自有一段

高大光明處也

博厚一節總意

此二節是因體以見用因用而識體意非體用截然分看高厚悠久對至誠而言則為用對覆載成而言則又為體蓋有體之體有用之體此用之體也上節既主用言宜重覆載成上下節既主體言宜重博厚高明悠久上所以字即在至誠身上說言至誠之博厚即其所以載物者也下二句亦然上文博厚高明悠久已有覆載成物在特至此始明言之耳若謂上文此是悠遠博厚高明至此始覆載成物則非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衆存疑至誠之功用既極其盛則其及于物者豈易量哉至誠惟博厚則含弘之量無所不容自有以弘濟蒼生舉天下而納之深仁之域雖無載物之形即此便是所以載物也至誠惟高明則至昌之餘無所不濟自有以覆被蒼生使天下皆有所仰賴雖無覆物之形即此便是所以覆物也至誠惟

博厚高明而極于悠久則德業常新莫不求賴自足以覆載蒼生自始要終不致天折虧壞雖無常覆常載以成萬物之形即此便是所以成物也

析講饒雙峰曰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與博厚高明指功用而言皆是見之于外蔡氏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博厚載物也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此高明覆物也高明博厚之無終窮使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悠久所以成物也上悠遠說到博厚高明此又于博厚高明之後着个悠久字此久指博厚高明說雖是顯于外而在于中者即隨之天下原無無體之用也註以兼內外解之其旨精矣○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體也是不必泥上節是功下節是體蓋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等上○註與天地同用天地字不宜輕出○彙解至誠之功用上節盡矣此下三節只言合乎天地以見其盛也博厚高明悠久并載物覆物成物等便是把天地分上字面來形容至誠故下節直以配天地言之而章句於此節亦不言至誠之及物而言至誠與天地同用蓋上節已及及物此節雖未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明言配天地而已有配天地之意矣其意若曰地能載物而至誠之博厚即至誠之所以載物也所以二字猶如此體證下二句亦然故朱子愈意解曰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云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參序夫從來惟地職載今至誠載物是其博厚直配平地惟天職覆今至誠覆物是其高明直配乎天惟天地生成亘古亘今而無疆今至誠成物是其博厚高明之悠久一天地之無疆是至誠一天地也析講此節是承覆載成上講不可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為地等語恐碍博也節○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地之道言求左合言之以此方露出天地字○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與天地同體非在內之體也用之及物者為用則用之所以然者為體若在內之體則是誠而非徵後高厚等項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參大全夫至誠同天地如此者豈有意而然哉至誠之博厚不待有所表示而功用自燦然可觀此處與地一般乃不見而章也至誠之高明不待有所振作而功用自感化無迹此處與天一般乃不動而變也至誠之悠久不待有所安排而功用自始終渾全無終此處悠久一無疆乃無爲而成也惟至誠無息故積中發外不勉而自致也

析講地道之章如庶物發生之類在至誠則均齊方正顯然照布是也天道之變如雲行雨施之類在至誠則於變時雍翕然維新是也成即章變之有終也天地之成如各正性命之類在至誠則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萬世永賴是也○此節只是就至誠與天地同體用處贊其與天地同一自然即夫焉有所倚意非推深一層語也或者多滯註意謂只承上節不知言體則用在其中况章變成皆是用處非專言體也不見三句總是誠不可掩誠能動物誠則無事之意○此贊其功業出于自然如此一字指上文博厚載物一節說○以上二節不可將天地透發以天地功用在下數節方言其盛也

○翼註章變成不是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章者博厚深厚功業之燦然可見也如地道山川草木之類亦燦然可見也變者高大光明功業之煥然日新也如天道四時日月之類亦煥然日新也成是章變成于成功業有終處與成物成字稍異○聖人治天下田里學校禮樂政刑之類百度具舉何嘗不見不動無爲但皆出于至誠而非有心勉強要如此故云然耳

天地三節總意

上數節言至誠同天地此又以天地明至誠故章句着復以字蓋天地亦由不二不測以至盛大也能生物與至誠由無息以致高厚而能覆載物其理一也要見節節與至誠相對○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此下三節專言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自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參存疑至誠之功用既同于天地則觀天地之功用即可以

見至誠矣天地至大若未可以言語形容也然其主宰之道
可以一言包括而盡焉所謂一言可盡者只是一個誠而已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如晝夜上下靜專動直不過這一個
定理流行亨毒之表更無第二個物來雜他這便是天之爲
物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
高深靜翕動闢不過這一個定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
個物來雜他這便是地之爲物不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
此正可一言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一通一復其化無方則
其生物形形色色充滿覆載之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
得而測度之哉觀此而至誠之無息久而必微可知矣
析讀此節重爲物不二一句正是言生物不測且輕看天地
之道與下節天地之道一意俱以天命言氣化流行只是一
个定理更無私妄來雜他故曰不二正所謂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者也非天不二于地地不二于天之說陳新安曰
不二者一也即誠也惟其爲物誠不二所以不息而生物
不測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節言言之玩陳說則註中
不二所以誠句所以二字即可不泥生物不測是言生物之
多其所以然者不可測不是言物之多不可測也夫生物本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于不二信乎一誠之外無他道而天地可一言而盡也○此
節不二與至誠無息對○存疑章句曰不二所以誠也賞看
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參太全天地之道惟其不二故能各極其盛焉自地之道言
之既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自天之道言之既極其高也又
極其明也合天地之道言之既極其悠也
又極其久也天與地各極其功用之盛也
析講對上節不二一言則此節是用對下節生物言則此節又
是體觀章句自明章句誠一不二貼上節爲物不二故能各
極其盛貼本節博也等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貼下今天天節
上節誠之在者造物之本原也此節道之盛者化工之流布
也博厚等不專是形體兼性情言博厚謂剛柔理而地道成
形凡賁然示人以簡者含弘之無外而又靜深之含窮也高
明謂陰陽順而天道成象凡確然示人以易者神功之變極
而又光明之下濟也悠久謂剛柔相繼陰陽相禪而施生于

兩間者推行有漸而不迫終始有常而不變也○此節與悠遠節相對乃不一之所徵

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參麟士試以天地生物不測言之今天天觀于一處斯昭昭之多亦天耳于物有及覆必有不及覆者矣及其全體之無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

窮也則日也在上面月也在上面以至二垣二十八宿天官所載種種諸星辰俱在上面而無不繫焉是圖圖一天故于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覆于其下焉天之生物何盛也今天地指其一處一撮土之多亦地耳則于物有能載必有不能載者矣及其全體之廣厚則華嶽山之宗也承載之而不見偏重河海水之會也收振之而不旁洩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載于其內焉地之生物何盛也至若生于天地而能代天地以生物者又有山水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亦山耳及其廣大則凡草木皆生之凡禽獸皆居之凡世間寶藏可以爲服飾器用的皆于此興發焉今天水一勺之多亦水耳及其不測則龍鼉鼉也蛟也龍也與夫魚鼈之屬皆生聚其中焉山水之生物何盛而孰非天地之生物之盛也其生物不測如此

所講此承上言天地惟不一不息而道各極其盛故有生物之功也天地山水各先以小處說起正欲引起盛大處非言由小而積累以至大也言天地而復言山水者蓋天地間至大者莫如山水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山水之生物即天地之生物也○日月句足無窮句萬物覆句方是言生物從來

以日月句對萬物覆句疑非是載華嶽明其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足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草木禽獸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爲一例○以天地作主山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正見天地生物之不一○此節與載物節相參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平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衆大全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有云維天之命之主宰乎氣化者定深遠難測而萬古流行不已詩之意蓋曰高明上覆者歎可以言天而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者乎文王之德渾乎天理而純一不雜也詩之

意蓋曰文誠不顯第可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要之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之於穆不已焉天命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則文之所以爲文即天之所以爲天者也而天地至誠之道不同一乎誠無息也哉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析講此節雖言天地至誠之合仍重聖人下達釋義仍是分說天與文末句方是合說天與文純即不已不已即無息純爲全章結穴不但爲本節結語也陳新安曰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深意在兩所以字所以處至誠無息是也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以見聖人之合乎天者此而已○天命以一元主宰言文德以一心細繹言俱主在內者說此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即上功用的根子王仲山云品物流行天之化也於穆不已天之神也光四方顯西土文之著也德之純文之精也純亦不已不要說文之純即天道之不已言不已者天之道也文之德之純亦不已焉瞿昆湖云天道之不已無動無靜也文德之純亦無動無靜也天道之不已無始無終也文德之純亦無始無終也極是惟天地至誠同一無息故同一功用之

盛而至誠之爲天道見矣。○前之不一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是以天地雖言文王寔借一文以証群聖人也。○此節友合言天地至誠則前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蓄但言天地不積來入至誠。講可知也。○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于本體。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章全旨

通章言人道當重在君子身上。前五節贊聖道而屬之能行之人。此引起體道之君子。意蓋君子正是聖人者也。末節舉修凝之效。見得君子既盡體道之功。便是聖人之人。便行得聖人之道。益見修凝之不容已也。首節是一章之綱。洋洋二節。正見道之所以爲大處。詩其人三節。爲上下文過脉。見道不虛行。貴人修德以凝道耳。尊德性節正是修凝工夫。又以首句爲綱下。正所以尊道處末節結以保身是修凝是效也。○太全許東陽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翼註至道不凝以上言聖道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修德。

凝道而無往不安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泰序子思以修凝明人道。而先舉聖人。以爲法曰。聖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哉無可限量。聖人之道乎。無所不

該。無所不有。廣濶周徧。天下無有大于此者矣。

析講此言人道而首句便說不聖人示人以準也。道即率性之道。天下所共由。以其非聖人不能體故。屬之聖人。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若專就聖人身上說道。則下文待人而行至德凝道等俱說不去矣。靜意正與費隱章說君子之道同。○翼註道字包得廣下文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不就聖人身上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泰大全以道體之大處盡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其功用則發育萬物。凡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皆陰陽五行之理所流行也其體長則峻極于天天之
爲天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理所充塞也物至多而
斯道有以發育之天至高而斯道有以峻極之何其大也
析講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饒雙峰曰萬物發生養
育與天之所以爲天總是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
理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流行充塞即此理之所流行
充塞也此即前章語大其載之意○此節言道之統體洋洋
乎形容道無不該之意以起下二句看來天地之道亦屬聖
人萬物之生長收藏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也峻極于天謂
高際夫天也只是充塞天地的意思○發育
二句不平言不但發育萬物而且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
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泰大全以道體之大散于事爲之末而無所不有也優優然
充足有餘而纖悉畢備大矣哉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大節有三百條無一非道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

之類小自有三千條無一非道蓋道中
包含蘊蓄入于小而廣闊何其大也

析講此節雖言道之至小而實所以形容其大故以優優大
哉起之蓋小即大之散見也使道之中有一理之不備亦無
以見其爲大矣上節以外面規模言此節只就裏面許多事
物說禮儀威儀亦只是發育峻極中事乃天地間萬物中之
一物也而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間物理之細微者可
勝言哉饒雙峰曰三千三百皆天理之節文無非此道所形
見者即前章語小其微之意○二句亦不平曲禮即經禮中
曲折處○此節言道之散殊優優形容道無不有之意以起
下二句此大哉亦就完密周悉處見其大禮亦
道中之一端舉此以見事物物之皆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合泰夫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則道該大矣而豈虛行哉更皆
待其人而後行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二節析講上節結言道不虛行下節反言以見其必然也人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不就上聖人說只是大概言造聖人地位的人字要關炤德之大小說行字要關炤道之大小說德謂得是道于上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德蓋心體弘大則有以會天賦之全而洋洋之道始能體之而不遺見聞精密則有以具衆理之備而優優之道始能察之而必悉故人惟至德而道乃凝凝者萃聚之意萃聚于一處則成矣○結上亦以起下其人承上聖人還其炤下君子○至德不可顯然用存心致知講至道不過是上道之大小也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泰大全道惟待人而行故曰苟其人胸襟淺陋識見粗疎非至德者則于道之大者不能會其全道之小者不能盡其細而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之至道于我判爲二物無以凝于身心矣不凝又何以行則修德要出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執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

示人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衆存疑修德疑道之事何如故君子知道體之大而無知者非存心不能容道體之小而無內者非致知無自入則于德性而尊之保守勿失存其心體之必然者以全其大又于問學而道之進爲有序窮究夫事理之當然者以盡其小此修德之大端而其功不盡于此也如德性之中萬物咸備本廣大也有以蔽之則狹小矣必不以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然

廣大者易至疎畧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者析之必盡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雜本高明也有以累之則卑劣矣必不以私欲自累以極其高明然高明者易至過中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中而不偏庸而無倚者道之以行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必涵泳以溫之不使其遺忘然義理無窮日新不已又必以問學而日知其所未知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必培養以敦之不使其放逸然節文之禮無在可忽又必以問學而日謹其所未謹焉此所謂擴淺陋之胸襟以容夫至大之道勤粗疎之

識見以悉夫至細之道如此則德修而道凝矣析講上言至道凝于至德此則承言君子修凝之功也首句提其綱下四句盡其屬類言之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屬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屬道問學道雖極于發育峻極而寔吾所受于天之正理為吾心所具之物所謂德性也道雖散于三千三百而學問思辨之事則所以講求乎斯道者所謂問學也尊者戒慎恐懼以全其本然有兢兢業業不敢失之之意問是問于人學是學於已然只渾融連看為

是道由也謂循此用功以究其常然也大抵尊德性邊是規模要大道學問邊是工夫要客道體之小者既不出乎大者之外則道問學亦不過理會德性事邊事總是一貫意溫故知新是兩截工夫與論語不同崇禮是行的事然許多節文必須考求而知之故亦屬致知之事末句以字不必拘易者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亦而也章句非存心二句亦要玩蓋不尊德性則中心無物而失其本然之權度何以親致事物之理既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又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其踐履趨向未免過差而失其天賦之本然故二者相為資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于此纔泊于人欲便卑劣矣立心超于物表而不為物欲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慈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寔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根本有一般人寔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胡雲峰曰集註自蔽自累二句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此可言蔽一為私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于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

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心之廣大自具精微○理不學則便有三章之差未必以親親居仁民之先仁民居愛物之先則廣大徒傷于泛博此存心不可不致知也此是而字中法下做此史伯璿曰致廣大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于不如此故為存心之屬盡精微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于此故為致知之屬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一節○存心何以便極道體之大致知如何便盡道體之細蓋道雖至大原是吾心之物吾能存其心之本然則全體不虧而道之大者自疑于我矣道雖不遺于小而吾自然之知足以及之吾能窮究夫理之當然則吾之知已致而道之小者自疑于我矣此一節俱修德工夫而致道在其中○尊德性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知工夫其中却兼知行而言當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非若大學之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與倍

皆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參直解翼註夫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道備于身自無所處

而不當矣是故使之居上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利濟天下

而不至于驕矜使之居下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遵為憲章

而不至于違背當國有道也而有德之言言皆經濟自足以

興起在位而位育經曲之道見諸大用當國無道也收斂退

默不為危激之論以取禍自足以見容于世而位育經曲之

道藏諸一心蓋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美

仲山甫有云既明而悉于理且哲而察于事于是順理而行

以保其身無有災害其即此德修德凝而上下治亂皆宜之

謂與夫有是功有是效則君子而聖人矣此大哉聖

人之道所以待修德凝道之君子而行也此人道也

析講宣氏曰上節修德凝道此節德修道行朱子曰以其大

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為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舍二說

觀之則此節以修德之定效言自不可易不驕者不挾勢也

不倍者不越分也足以與者有可行之道也足以容者有見

機之智也四者只是「一個道理」熟後隨處皆宜。意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宜自然無害至此。則君子盛德之事與聖人爲一矣。○此承上言存心以爲致知之地。致知以收存心之功。則德于我乎有而道之大小皆自我而凝之矣。又安任而不宜哉。○東陽許氏曰。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要看得大。吾身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三百三千亦恃此身以不墜。須使之無往不宜方可言保。○不驕以位育經曲之道爲設施。不倍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言興者闡位育經曲之道于世。默容者敘位育經曲之道于心。保身非徒全其生是因時制宜。隨境皆順。總承上下治亂。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愚而章全旨

此章承爲下不倍而言。只重處不敢自專上。今天下有位無德有德無位者皆不敢作禮樂。雖以夫子之聖而不敢況他人。○信乎爲下之不可倍也。首節引孔子之言以見爲下倍上之非。下皆子思以申。

明不可倍之意。通章重制作上說。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與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參序子思謂君子爲下不倍。何言之。孔子嘗曰。凡以愚者當守己而不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者當安分而不妄竊權柄。以自專生乎今之世。只貴遵當今之法度。而乃要反而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皆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身矣。夫子之言如此。析講道即下禮度文之事。○存疑。愚無德也。賤無位也。生今無時也。而自用自專反古。總是爲下而倍。逆理犯分。獲罪于上必矣。故曰裁及其身。○除下聖人便是愚除。了天子便是賤。如此者。通指上文三者而言。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參序即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的事必
聖人應運而興然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如
親疎貴賤須有相接的禮體然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
敢議也宮室車服器用須有一定等差然惟天子得以制之
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文字都有一點畫形象然惟
天子得以考之非天子不敢考也政統于一尊規此
析講此正見自用自專及古之不可也饒雙峰曰此章為在
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以下于賤者特議末節引孔子作个樣
子正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不制度之制字當作字
看註中昂制制字方是寔字如車旗服色之類車如何制旗
如何制天子之車如何制卿大夫之車如何制此特舉其一
端要以定其器數等威之宜使各器無可假借耳許東陽曰
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大字之形是書讀之曰
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聲音○天子是有德以立
制作之本有位以操制作之權有時以值世道更新之會所
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也即下章之王者如禹湯文武是
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
不與焉是為實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議禮二字以

禮之節目言若三綱五常三代相因之禮固無所容議也貴
賤相接之體如朝覲會同之類親疎相接
之體如合族會食之類皆代有變更者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
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泰武問惟義禮制度考文出於天子所以今日之天下承文
武創造之後其法制度章遵守無異以車而言造者非一人
而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遠邇如一也以書而言筆者
非一人而其點畫形象之文四方如一也以行而言行者非
一人而其上下相接次序之倫等威節文
皆如一也蓋同是周天子之所定然也

析講此節証明上節也上非天子不議禮云云此言今天下
一統如此正以今天子議禮制度考文而人莫敢倍也則非
天子而無敢自用自專反古者愈可見矣車同軌舉車以概
其餘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為驗也同軌如冬官頒
執事以令民察朴屬微圭朴屬堅固貌微輪圓而至地者少

也書同文兼形與聲言謂天下之字同其稱名也如車字如此爲天下皆名之曰車行字如此爲天下皆名之曰行也以次序之體而用之于相接謂之行倫非人倫之倫乃禮度秩然之次序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車之同軌正以其爲天子所制之度也下二句倣此○陳新安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之耳目而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于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頒于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如一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詰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敎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泰序即此觀之王制大同如此則爲下者豈敢僭上乎故不但無位並無德者不敢制作也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亦愚焉耳固不敢自用以作禮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亦賤焉耳亦不敢自專以作禮樂焉析講此節承上而究極言之須抑揚看上輕下重方切爲下不倍本旨○禮樂即禮度文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也下節禮字指制度文爲又該得禮樂禮度文矣○上段只形起下段愚賤俱指在下位者言分貼處須活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常世之法，惟周禮乃時主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泰序雖以孔子之聖，而有德無位，不敢違周，亦嘗自言曰：吾嘗說夏禮，聞作一于千百，而能言其意，而夏之後，曰杞文獻無存，不足為吾言徵也。吾安敢從之？吾嘗學殷禮，亦既考求而服習之，然殷之後為宋，僅有存者焉，亦皆前代之事，吾安敢從之？惟吾所學之周禮，正我文武之時，其制作至今，天下臣民遵而用之，既非夏禮之無徵，亦非殷禮之既往，吾惟從周以守臣子之分而已矣。然則為下不倍之義，觀于子言而益見矣。然非修疑，既至明哲保身之君子，其孰能之？析講此固之不可反古之意，然寔承有德無位，求從周只重時王之制，上非若論語從郁郁之文也。時主之制，即指文武有德位而創制于前者說。○備考杞姓伯爵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宋子姓公爵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王者，作賓王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章全旨

此章首二句是一章大旨，次節輕本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見民寡過，由于本身之善，居上者必以修疑為要也。通章重本身句，而知天知人尤本身之所以為善處。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泰蒙引：子思謂君子居上不驕，於何見之？聖人始受命為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極重大之事焉，以之新天下之視聽，一天下之心志，則政教風俗一風軌同，倫同，文之治而無敢有越禮敗度舞文者，天下之人其皆得以寡過矣乎。

析講：王天下正是上章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重字要看，惟天子得以行之是謂重典，若他人皆得干之便輕玩下如何。

使人人遵守而寡其過有三重包下故君子之道一節意寡過包下君子動而一節意識禮以正民之行制度以辨民之章考文以端民之習則天下之人皆無敢越禮以犯分敗度以從欲假文以飾僞而得以寡倍上之過矣章句國謂諸侯家謂大夫以下人即國家之人不異政不敢他有所設施也不殊俗不敢別有所習尚也同上文同軌同倫同文意寡過亦重上之人有以寡之意蔡氏曰重字根王天下來惟聖人因運而興故所議所制所考謂之重典寡過根三重來惟重足以攝服天下故皆畫一守之而有以寡民之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參淺說夫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時主以前是上焉者其制作雖善然世遠人亡非其時而無可徵考也無徵則不足取信于人不信則民駭之而非

從矣又如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于制作然身屈道窮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于民則民玩之而弗從矣欲寡過得平

析講此節輕看反言以起下文之意上焉者有德位而無時者也下焉者有德而無時位者也故皆不能使民信從而寡過未須補出有時位而無德者尤不足以寡民過意則接上節左緊兩不信非民不信是我自不足取信于民也○蒙引上焉者只言時王以前下焉者只言聖人在下不可露出夏商孔子字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文本諸身則有其德矣徵諸庶民則有其時有其位而人信從疑既本諸身徵諸庶民則考諸三王自不謬云云矣文意自相照應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

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令亦可見操制作之柄者，必有德有位，有時民乃信從。乃稱盡善，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由德性既尊，問學既道，有以明禮樂之情，循事物之則，而一本諸其身，且又受天命而為天子，值改革之時，居制作之位，徵諸天下之庶民，有必信必從之理，亦可以驗吾制作之善矣。于是以今日所行者考諸三王，則因革損益俱與其已然之迹無所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俱與其自然之道無所悖戾也。鬼神無形而難知，然我之制作已無可見，即以質諸鬼神，其屈伸變化不過此理，幽有以驗乎明而不疑也。後聖未至而難料，然我之制作已無以加，即以之俟百世之聖人，其作為運用不過此理，遠有以驗乎近而不惑也。蓋君子三重之道無往不合其功用，弘大悠遠有如此。

析講本身一句又三節之冒自考諸三王至知人也。根本身二句來申明有三重動而世為一節正徵民之寔申明寡民過本字徵字非考質等一例乃對不謬等字看謂已有德已足徵也。本諸身謂有德恩非不善者此徵諸庶民謂有時與位見非無徵不尊者此民有必信必從之理而可驗我制作之善故曰徵諸庶民若就說人信從便是天下法則考建以下皆就現成說謂以三重之道考之建之也。質俟亦然天地重自然意鬼神重莫測意三王之已然者如三綱五常之不變制度文為之損益是也。君子雖有率由通變之殊而總于理無可易故曰不謬天地之自然者如專直翕闔之妙其運下濟上行之一其機是也。君子雖有效法裁成之異而總于理無所違故曰不謬鬼神之莫測者如盈虛消息之相倚屈伸往來之不窮是也。後聖之難料者如化裁異宜而將來者不可拘沿革異勢而未然者不可必是也。疑以幽明之未必盡合言質之無疑者決其不能外吾之範圍而別有一章化也。惑以心神之未必盡合言俟之不惑者信其不能外吾之規矩而別有一建立也。○本諸身是大綱領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考諸三王四句又根本身徵民來。○道字重天地鬼神三主後聖俱不是形迹上與他相合俱以理論故重道字蓋不能皆合者天人異其分先後異其時而其無往不合者理也。故下節註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鬼神無形而難知則比天地之自然者又進矣。後聖未至而難料則

此「前聖之已形者」又進矣故「下節知天知人」只舉「下兩句」該「得上兩句」○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反身以修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二句並重三主四句總根本身徵民來有說偏重本身一句則是專重德而輕看時與位矣不可從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合參君子制作之無不合不過天人之理而已鬼神至幽而質之無疑者知天之理也蓋鬼神為天之用君子之本諸身者窮神知化于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盡故其見于制作者皆合乎天自可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知人之理也蓋聖人為人之至君子之本諸身者明物察倫于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全故其見于制作者皆合乎人自可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後心通本始而天人之理會于一原故知則無所不知而制作之所以盡善也析講此節推本君子之制作其所以合于天人者非偶然也

由知天人之理而制作也兩知字非聞見之知直從尊德性道問學來乃所謂察之至于目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知其理無不盡故制作做得合其理而無往不善也知天人之理理字與上節天地之道只指運行顯設者不同許東陽曰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得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主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天即命人即性鬼神雖幽不外乎命後聖雖遠不外乎性君子窮理盡性以至乎命故質之俟之不相疑惑是指點出他本身之蘊○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于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于人聖人之至也此雖申說一句其是總申四句言下見得都建質俟尚然何況斯民以注下一節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參或問夫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豈有不

信從之而寡過者乎是故君子三重之道動作于一身而措之天下者一皆天之不可違人之不可易者也非直一世由之而世世為天下所共由之道以三重之道盡于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則人皆道其行而世世為天下之法程無有不遵守之者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則人皆道其言而世世為天下之準則無有不取正焉者如斯則後世之天下皆信從而寡過矣以言乎四海之遠者悅其言行之可為法則企而慕之則有望以言乎畿內之近者習其言行之可為法則久而安之則不厭如斯則常時之天下皆信從而寡過矣三重之盡善何如也

析講胡雲峰曰此節申言微庶民之意○動兼言行還是兼見之身而措之世說或專舉一身言或專指措之天下言皆皆偏道而為天下道做天下人的道路而其由之也行有威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世不要涉易姓之世雖雖善無微意宜主本朝說○天下兼後賢後王後民有望不厭俱重在遵其制作上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發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歌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參序要而言之寡過在天下則君子之譽亦在天下矣然皆本于三重之盡善非倖致也周頌振鷺之詩美一王之後有云在彼本國無惡之者在此我周無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乎夫永終譽必本于無惡無射如此可見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微民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蚤有譽于天下者也然則修德凝道以居上不驕也豈偶然哉此本道也析講上節言民之寡過便是君子有譽處了此節則引詩而決言君子無本之譽以總申前三節意也無惡無射即君子之道節無往不洽之謂夙夜終譽即世為法則有望不厭之謂蚤先也遽也有三重之盡善然後有永譽未有不如此而遽便有譽者也當看未有二字正謂必有本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大全陳氏謂蚤有譽尚易永終譽九難看作兩樣不可從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章全旨

此見中庸之道盡于仲尼首節已盡仲尼之大處
次節是喻其大末節是言天地之所以為大而仲
尼與天地同其大意自見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詳且盡
矣此章復以仲尼一身之事終之蓋以見群聖之道畢集于
夫子之身也○此章包下二章為第一
二太節之終仲尼正上至誠聖人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
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合參子思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至此言孔子
法堯舜文武周公以體中庸之道以終天道人道之說謂夫
大道獨集其成者惟我仲尼如堯舜人道之極也仲尼則奉
為祖而傳述之如博約契精一之旨時中本執中之傳皆所
以遠宗其心法也文武法制之備也仲尼則奉為憲而奉章
之如政治欲舉方策禮樂必從先進所以近守其謀烈也春

夏秋冬天之四時有自然之運仲尼則上律之止久速變
化于達權之際直與天時相為順應也東西南北四方之水
土有一定之理仲尼則下襲之用舍行藏安貞于素履之常
直與水土為安止也合帝王之精
體天地之撰仲尼之道其盛矣乎

析講子思作中庸原為仲尼之教不行故作書以表之祖述
仲尼正祖述堯舜文武之道以與天地為昭著也前章仲尼
曰一節述其言此節歸中庸之統于仲尼也堯舜非不足于
法而道為正宗文武非不足于道而法為大備故章句以道
法分貼之上律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下襲者動靜
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要惟一身倫陰陽剛柔之理故能律
之襲之也內外本末逐句皆有黃葵軒云存帝王天地之理
于心為內為本據帝王天地之理于事為外為末極明白○
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
○祖述重心源契合上憲章如刪定纂修之類非但如凡民
之不倍而且又有以闡釋而垂之不朽也律襲非有心只是
妙理自相符合無隨時變化不拘一定便是上律天時素位
而行各止其所便是下襲水土○古聖王所以迎日推策須

朔授民體國經野辨物居方總是效天法地之事可見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言律襲而祖述憲章即在其中故下文只以天地喻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合參夫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合古今上下之道而兼體無遺也辟如天地無一物不持載無一物不覆幬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統古今上下之道而迭運不窮也辟如天地中四時之相交錯而行如日月之更相代而明仲尼之大知此是仲尼一天地也

析講此節約言之只是一个小全體不息而已全體不息俱兼植之于心措之于事說麟土謂上一句屬內下一句屬外時解遂謂上一句主體言下一句主用言此因襲之誤人也更有謂上一句以本德言下一句以小德言益謬蓋持載覆幬錯行代明即下節並育並行只是本德一邊而不害不悖小

德一邊就包在其中諸說於此處俱欠明○蔡氏曰此節即就上節而贊其大也○無不持載謂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謂道理無時或息然剛柔互用仕止成宜是也意本雙峰錯行謂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代明謂日月升則月沉月沉則月升則月沉意本陳氏○天地非覆載萬物聖心覆載萬理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一字見聖心迭運不窮意明並日月之謂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天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泰大全試以天地觀之則益知仲尼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萬物並育于其間而性命各正不相侵害也四時日月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並行其中似乎相反而更迭循序寔非相違悖也夫其不害不悖者乃是天地有散殊之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川流之于支萬派而分明不息也夫其並育並行者乃是天地有總會之本德為萬物之本為四時之策而化原之敦厚盛大時出不窮也有小德以為分有大德以為合此天地之道所以為至大而不可及也

此仲尼之道所以為至大而不可及也

析講上文言聖人之德辟諸天地之大此則言天地之大以見仲尼之大正發明上文取辟之意也不相害是各成一個物不相侵害如羽毛不妨鱗介意非不相殘害也四時日月之運行變化謂之道道往來于天地之間便是並行而其並行也寒暑相推而歲成晝夜相禪而明生循環不惑是為不相違悖萬物四時日月俱就一理上看大德小德只就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一自承受說即其合處分而言之也一自源頭說即其分處合而言之也不要作體用看川流猶物物各具一太極之意敦化猶物物統體此太極之意虛齋云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如萬物各正保合之類太德小德如于物上見

得乾之元亨利貞處最為明了天地之所以為大猶言天地之全能于此著也仲尼之德措帝王天地之道於萬物而一本萬殊者一小德之川流也龜帝主天地之道于一心而萬殊一本者一大德之敦化也故曰可以見上文取辟之意

胡雲峰曰太德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小德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黃氏曰不害不悖就在並育並行內一句氣化形化總是化之川流處當不得德其所以化處乃德也德通在內敦者敦此化川流者流此化故小德大德可以分合言不可以體用分也朱子曰太德是敦那化的小德是流那敦化的出來然化字即上物道字又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四時日月言故不害不悖處便是見是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是見是本德之敦化此天地句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着為字意不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寔也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十律下襲若又推而進之以為有一德以主之而乃見其大則

首節云云反輕矣豈正哉乎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全旨

此章一氣緊承總重首節是詳論聖人之德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時出而來而聲名尊親又承敬信說來總是從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八而贊其同乎天也前重後輕章為言聰明睿知仁義禮智分別許多條目不此下章渾淪言之故曰承上章小德之川流而言非以五者為小德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令參承上小德川流言曰凡德有未備者皆聖有未至也惟天下至聖天性粹精其生知之質為能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容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首出庶物大過乎人任天而行之大必無遺于坐炤之中吾知其足以居上而臨下也質無不全則德無不備言乎其仁之德則寬廣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迫溫厚而不慘刻柔順而不乖戾此便是齊保四海之度不待見于育物之日而自足以有容也言乎其義之德則齊發而不廢弛強勇而不萎靡堅剛而不屈果毅而不息此便是執持萬物之操不待見于賞幾之日而自足以有執也言乎其禮之德則齊而純一不雜莊而端嚴不慢無過不及而中不偏不倚而正此便是不顯篤恭之神不待奉神蒞民而自足以有敬也言乎其知之德則文而察然有章理而林然有序每事詳密而不粗疎審察而不混淆此便是昭融不昧之哲不待析幾辨類而自足以有別也此所以為天下至聖也

析講此節總是表聖德之全雖有質與德之分總是德也惟天下至聖句總領通章而有臨句又為此節之綱蓋容執敬別只完得臨天下事也為能字要得自然意貫下五者而言

德俱就心上說，足以云者尚，未見于用，只是應用的道理，具足于心耳。聰明雖在耳目，而所以聰明者，心也。昏知則純以心言，睿是思慮之徹通乎微者，知是心體之明周乎物者。此是生知之質，包有安行在下文。仁義禮智之德，莫非由其此質而獨全也。有首物之資便足，以統宰物之權，故曰足以有臨，亦只是即體以知其用，意須要留時出地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段。方細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持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知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分條貫說來。○上聰明睿知之知，所謂生而知者也。聖人與人之所獨也。此文理密察之知，所謂是非之心智也。聖人與人同于降衷之初，而獨異于形生神發之後者也。○前一段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睿對知而言，知是體賡，是深通處。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泰序聖人，五德備足，但見其充積于中者，周徧悉備而廣濶。

悉包，何其溥博而蓄之厚也。靜深，為藏而源本不窮，何其淵泉而資之深也。由是而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時當有臨，則生知出；時當有容，則仁出；時當有執，則義出；時當有敬，則禮出；時當有別，則知出。發見于外，夫豈有或礙有或置乎？析講此承上文申言聖德有積中發外之妙。溥博淵泉，不是到此方充積，正是即五者之德充積處言之。時出，則向之足于用者，今皆見于用矣。但疏義尚在，下節此處仍須承上五字，字渾發大意耳。溥博總足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淵泉總足涵萬理之原，而不可測度。意淵泉是假借字，非譬喻字。時出者，以時發見，謂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淵泉字與溥博字一例看。○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礙；時時出之，則泛應不窮。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
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參大全夫溥博淵泉而時出者非尋常比也擬其溥博則如

天焉天大無外聖德亦無外也擬其淵泉則如淵焉淵深莫測聖德亦莫測也蓋其充積為極盛也有此極盛之德時而見焉則為德容之動見合民心而民莫不欽敬之時而言焉則為德音之秩言合民心而民莫不尊信之時而行焉則為德行之施行合民心而民莫不悅服之蓋發見各當其可有如此

析講天淵是狀其積之盛敬信悅是驗其發之時此只是申明上節意非上只充積至此方極盛上只是發見至此方當可也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敬者不敢慢也信者不敢悖也悅者不能忘也敬信悅不重民上只重聖人發見當可而可敬可信可悅上以形容時出之妙蓋使所發者有一之未當可安能使民皆敬信悅哉存疑就以敬信悅為當可未是或主言行皆是見信悅皆是敬亦不是蓋人君恭己之容亦自不可少也○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如之以心言蓋天無一物之不覆聖人則無一理之不該淵有莫測之機聖人則有不窮之蘊故曰如天如淵見而三句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陰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參陳氏夫充積既盛則發見當可有是聖德之定是以有是聖德之聲名內而洋溢乎中國外而施及蠻貊極夫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處可謂盡中國蠻貊之地矣其間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仰其君臨之德而尊之為元后親之如父母蓋敬信悅至于此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故

曰配天此至聖所以為天道也

析講上節言敬信悅不過是驗其當可之意此節始自民之敬信悅而極其形容也是以字承上來言聖德充積之極盛發而為斯民之敬信悅如此是以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德之發見而人皆敬信悅處便是聲名所在舟車以下不外

中國蠻貊之地，註極言之，蓋極言天下去處以起莫不尊親句，非又推出言之也。曰凡有血氣者，盡人類而言，是盡天下之人，皆敬信悅也。仰其德而尊親處，便是德之所及，非必聖人施德至此。天之體無一物之不覆，聖之德無一物之不被，故曰配天言其用功等乎天也。○配天以德所及言。○陳新安曰：此章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章全音

此章首節言至誠功用之自然，次節是申明其盛只是摹擬聖心，非比上節又深一層也。末節言非至聖不能知，所以深贊其妙耳。上章以至聖屬小德者，蓋至聖就心言自用入體也。此章以至誠屬大德者，蓋至誠就心言自用入體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 ○太經立天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久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

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參序子思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謂夫理之在天下散于小倫原于性命而皆備于一誠，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是為天下至誠為能于五品人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辨其分而不相亂，綸之合其類而不相乖，自盡其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為能于所性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一理渾然無所偏倚，凡變化之理皆從此出焉。為能于一元迭運而為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陰陽五行總此寔理至誠之仁義禮智與天地之元亨利貞本契合而無間，又何不融會貫通也。凡此者皆其功用自然不思不勉夫焉有所倚而為之哉。

析講至誠以寔心言所謂功用猶言至誠之能事亦就發外
者言如至誠無息之功業也為能字貫至化育三句俱要會
章句根至誠上說又要會下節至靜深廣大意五品之人
倫為生民經常之道故曰大經至誠為能經綸之經綸是借
用字自至誠一身言如為君盡仁為臣盡敬是經為君而仁
其臣為臣而敬其君是綸非兩截意所性之全體萬事萬物
之理莫不統于其間故曰太本謂之立大本者只是至誠全
得一個所性之本體便自植立得一個泛應的道理瞿昆湖
云兩天下字亦根至誠說蓋因至誠盡得今大經當然之定
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此固至誠之能事而修德之教即
在其中故不徒曰經綸太經而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因至誠
全得人所性之理而無遺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
故不徒曰立大本而曰立天下之太本○胡雲峰曰首章曰
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字太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
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
以難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天地之化育該四時日月萬
物而言如始物通物而為三八為亨成物藏物而為利為貞所
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其為元亨處不過一誠之通

其為利貞處不過一誠之復至誠以其至誠無妄之心而默
契其於穆不已之運一道相契兩心無間故曰知饒雙峰曰
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太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太
經大本之所自來也從饒雙峰說看來是至誠之知化育亦
自其經綸立本處知之也夫焉有所倚要說得至誠自然意
出蓋至誠無妄則從此心中流出許多功用如經綸一誠之
盡倫也立本一誠之盡性也知化育一誠之至命也大經太
本化育總是一個定理至誠全此定理便能如此亦何待倚
着于物而後能哉如思勉處便是倚着于物朱子曰經綸即
致和立本即致中致中和即窮理以至于命○替化育是至
誠之功有補于造化知化育是至誠之心無間于天地○知
化不出經綸立本之外浩浩不出淵淵肫肫之外此即朱子
雙峰饒氏之意○無倚是不着思勉生知安行自然而然而然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
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
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參序吾由至誠之功用而思至誠之心體其經綸之無倚處

則慈愛浹洽，恩意周流，胞胞乎懇切篤至，其即聖心之仁也。其立本之無倚處，則私欲無間，萬理沉涵，淵淵乎靜深莫測。其即聖心之淵也。其知化之無倚處，則心通造化，通復無方。浩浩乎廣大難量，其即聖心之天也。至誠之德，其至盛矣乎。析講經綸處，即是仁以五倫之間，慈愛浹洽，言立本處，即是淵以萬理中涵，本原澄徹，言知化育處，即是天以心涵太虛，神通造化，言蓋萬化之理，都在聖人之心，何等廣大。故曰：天胞胞是形容他，仁之懇至，猶言至誠之仁是胞胞，其仁而經綸之量，一至于此也。下一句做此。朱子曰：胞胞，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至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仁淵，天是至誠所自有，通以一心之至誠貫其天，其淵就說至誠之天淵。許氏曰：上章是發見于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是言其在內者，故曰其淵其天，而惟聖人能知聖人也。○此節承上起下，胞胞淵淵浩浩字，摹狀其仁，其淵其天字，即至誠之天德也。故下以非達天德者不能知之，以贊其妙。○此即上節而形容其盛，非進一步之詞。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參淺說：至誠之道，如此知之者，其唯聖人乎。苟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明非至誠之明，其于所謂經綸立本知化育者，何足以知之哉。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析講不曰：庸知而曰：聖知者，庸作聖也。達，即下學上達之達，謂通達無間也。曰：天德者，仁義禮智即天所由命之德也。聰明聖知，即上章聰明睿知達天德，即上章寬裕等句，蓋身有是德，故能知至誠之妙，知謂深探其蘊也。苟非其人，則德非是，有與至誠爲兩樣人，故不能知之。說者拘于此節重知上，而謂達字是知字義者，非矣。其謂者字是至聖之尊稱，尤謬。蓋本文只是言苟非是這等人耳。此不重在知至誠身上，只重贊至誠之難知，以見其妙上。○王觀濤曰：固，是有也。貫到者字，達字是優入，意天德即仁義禮智固聰明聖知與至誠作一個人看，其作兩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易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賞知，只重贊其妙上。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衣錦章全旨

此章之意與中庸首章相應所謂一部中庸之結尾也首章由天命而及體道之功自天而推之人此章由為己而及上天之載自人而達乎天入德與至德相應總重聞然二字正所謂下學立心之始也章內入德之功或德之效俱自聞然之一念充之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顯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細分則首節言人德由于為己知幾未及工夫二節引詩言慎獨之事所以著為己之功三節引詩言存養之事見功之益密四節引詩言化民之事所以著為己之效五節引詩言化成之事見效之愈遠六節三引詩以贊不顯之妙所以著下學為己之極功以終一章之意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去衣

聲絅曰過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裳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且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又引詩言謹獨之事

余蒙引子思言至聖至誠之功而極其至矣又慮學者馳騁于高遠而忘下學之功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謂夫國風衛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惡其錦文之外著而欲其斂于內也此古人之立心不苟有如此觀古人之立心而君子為己之心可推矣故

君子下學之道專務爲己不求人知所以外面閑然無華而
就中積美自然日向章明而不容掩若小人之道則專務人
知的然外見而中無其寔日就銷亡豈可與君子同日語哉
然所謂閑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之道其日用言行外面雖只
平淡而其中尋味却自不厭外面雖只簡朴質素而其中却
文采燦然可觀其應事接物外面雖只溫然渾厚而其中却
自有條理此皆衣錦尚絀爲己之心也然使不知其幾之所
在而謹之則亦何以充其爲己之心哉故君子又有知幾之
學焉知遠之幾在近遠而家國天下之有治忽由近而吾身
之有得失也知風之幾在自風化之在身者有得失由自心
之有邪正也知微者顯之幾邪正之有諸內者其微而善惡
之由中達外者其顯也瞻本察末揣端知緒方于近自微謹
之可以清其爲己之本充其爲己之

心與之入德而馴至聖人之域矣

析讀此節要說得貫串先假詩詞而表古人爲己之心遂承
言君子立心爲己故其道閑然而日章不若小人之的然日
章淡簡溫三句正形容閑然日章之意蓋據君子爲己之心
而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知遠三句又言知幾之學乃是

功之門路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惡文之著且泛就古人言故
君子以下方就上文意說到下學君子身上衣錦者美在其
中尚絀者不求知于外君子之學務寔而不務名重內而不
重外所以閑然雖日閑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容掩猶衣錦
尚絀而錦之文來自見于外也小人反是其分別只在爲己
爲人之不同耳淡而三句皆寔理原自有的未曾說到學力
上淡簡溫就外面說淡中自不厭簡中自有文溫中自有理
總是外而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朱子曰惡其文之
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生厭而今却不厭只緣有
个錦在裏面簡溫亦然正與上意合知遠三句據表而知裏
也知微一句由內以達外也知不是空空知得便有致謹于
近自微意入德註中緊帶知幾說而立心爲己其本也蓋有
爲己之識則不務乎其外而立德有地又有知幾之明則不
昧于所從而進德有門故曰可與入德矣知幾無工夫工夫
在下二節蓋謹獨存養之事正所以謹乎近自微也至于不
質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平則謹之微者顯矣謹之自者風
且行矣謹之近者達乎遠矣○通節只重爲己上知幾即所
以充爲己之心也觀註中而又一字便見○淡簡溫即閑然

不厭文且理，即日章不過即開然句而詳說之者也。○德字包上二章，貫本章，說即至誠至聖之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聲無臭之極處入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全，不可以一毫馳騫之心入之，惟沉潛收斂，則入今由為已而知幾則必知，所以謹其幾，却是个沉潛收斂切已用功的人，豈不可與入德。蒙引所謂為已者，未有許多工夫，只是有此心耳。觀章句一則曰立心為已，再則曰有為已之心可見。真註文字無病病在著字又太著，則心馳于外，炫故詩人惡之，淡簡溫身旁人看，君子如此，君子亦不自知其如此也。○遠屬人近屬身，如天下國家之治亂本于身之修不修皆是。○風屬身自屬心，如吾身之善不善可以風天下而寔由于心之正不正皆是。○微之顯，即莫顯乎微也。一念而正雖甚微，必顯於萬事萬化皆當一念而邪雖甚微，必顯于萬事萬化皆非皆是微之顯。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參太全以入德之事言之。小雅正月之詩有云：人心一念之起，潛藏于內，雖隱伏矣，然其理甚昭明。詩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致謹于一念獨知之地，內省此處，察其善惡，必期有理無欲而無一毫疚病方安于心，而無惡。夫不疚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皆由于內省，是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只是能于人之所不見之處，以致謹于獨乎。此省察為已之功也。

析講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引詩只言獨之慎謹，不曾說着工夫，而內省二句則正言謹獨工夫也。故章句于無惡于志下着「一事字」，意自了。蓋謹獨只是「一个密處省者」，省察之謂內者，正是「反觀于意念之所發而察其為理為欲為善為惡之幾也」。察之于內而有理無欲，有善無惡，便是不疚，便無愧。惟于心安下面不可及，本不疚無惡，說人所不見本內省說，蓋指上二句而贊美之。如「君子胡不慤慤耳」，一般見獨非君子不能慎也。若謂內省二句就現成說工夫在內省之前，便不是。于思畔緊示人下。

手用功意況已能如此便是意識地位何用內省一說謂人所不見爲謹獨工夫亦謬蓋人所不見只是個獨字而謹獨工夫又不客懸却潛伏孔昭說也○三山陳氏曰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其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慎恐懼意○三節不要對看須連說去蓋謹獨則爲已之功已密而存養則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方與註意合○內省二字最重是省其天理人欲而加存過之功使人欲盡去方是不疾不可及只云其不疾也有疾者不及之其無惡也有惡者不及之勿認作事業不可及所不見言不疾無惡而由于內省是不過我自省之而人誰見之○潛伏詩指魚言此借之以言心甚隱微而爲莫見莫顯之幾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已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參淺說不但已也六雅抑之詩有云看爾在爾室之中庶幾常存兢業不愧于屋漏之神乎詩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或忘動固敬也雖不動而反必存此敬之心焉言固信也雖不言而亦必存此信之心焉夫不動不言所謂屋漏也而敬且信是能不愧于屋漏也此則存養之功而爲已益密矣

析講上節引詩是借來說出獨之微謹此節不動言申屋漏意敬信申不愧意不動不言之時未有事只是敬信之心常存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也不動不言言該動與言蓋自言動之時以至干不動不言之際無時而不敬信方是真能不愧屋漏也此與上節功固並用然靜存更密于動察○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詞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謹于人所不知之地而于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此說發得已所不知意分明○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已之心此兩引詩左見學者有爲已之學北溪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慎獨

是從裏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事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述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斧也

衆淺說爲已之學成而其效何如商頌烈祖之詩有曰主祭者進而感格神明誠格無言在廟化之靡有事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于成德之地則敬不操而自存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勤于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于鈇鉞而不敢爲惡蓋德之及人如此

析講秦假二句上指主祭之敬下指助祭之感化言不賞不怒卽無言意民勸民威卽靡事意章句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則敬心不翕也○此一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此德也言德之所入愈拓愈神繼由

巨而入之也○存疑其爲人所不見者敬于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于靜也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三千敬而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一八章此借引以爲幽深不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未序不但已也周頌烈文之詩有曰天子有幽遠之德百辟其皆刑而法之此可見德愈盛則化愈廣矣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大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渾渾不可窺測而天一人自順則而不知翕然平治並勸戒之迹亦俱泯矣此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析講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篤恭見得至德淵微不但人不及知亦君子所不自知也即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德至于篤恭則所謂淡簡淵者于此有是德

功至于天下平則所謂遠風顯者于此有寔功至此地位就
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與至誠至聖無異矣而原其始
之所自不過爲己之心充之以至此耳○朱子曰此章到第
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幽深元遠無
可得而形容雖下而不大聲以色德轉如毛皆不足以形容
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胡雲峰曰不顯之
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
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所以爲至德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
○此二節亦一節深一節然此二節之效驗又承詩二節之
工夫故章句皆曰承上文○二節亦要通接說去秦儗節言
德深則效遠然猶顯其恭也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

輶由西

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

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
俱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
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
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見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
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以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
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
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爲至也
合恭君子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其德之微妙爲何如哉
大雅皇矣之詩有云上帝謂文王我懷念爾之明德不遠大
其聲音與顏色此言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曾說爲
政者化民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務也今若但執詩
不大之說則猶未離聲色而民于無迹也曾是而可以形容
其妙乎烝民之詩有云德之細微如毛以可形容不顯之德
矣然毛雖微也以毛比德則德猶有比類是未越倫類而入
于無象也曾是而可以盡其妙乎惟文王之詩云上天之載
無聲可聽無臭可聞夫聲臭則有氣無形已是微妙而又顯
之無則天下之微妙不見其迹真知其然者無過于此以此
形容之方見君子不顯之德同符于天真可謂至矣盡矣而

不可以有加矣乎德而至此則與聖同德與天同道而為中
庸之極功矣非由立心為已而進其功焉亦安能至是哉
析諸三引詩一節深一節總要形容出不顯篤恭之妙耳聲
損號令色損威儀轉字詩言輕而易舉此當細微意看猶有
倫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蓋有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也聲色
猶在未免涉于迹德有可類猶未忘乎象故皆未足盡不顯
之妙必以無聲無臭之詩擬之方見不顯之至不是形容到
極處之謂也載訓事字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
之可顯聞耳非有所作為之謂也胡氏曰子思始引天子之
言曰中庸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
以不顯之德贊其妙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德之至不過微
之至而已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戒懼慎
獨始終焉○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據非毛之
猶有倫也○王觀濤曰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形容不顯之
德至矣至矣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
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
類真德之至不可以加矣勿據詩指天說○不顯是至非不
顯又有至不至也求我不得其非闡然之心充之耶○首章

開端○天字原其所自道也此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
意結末○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
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天備于我又不過即其初
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我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
即吾渾然未發之中也

右第二十三章子思因則章極致之言反求其
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
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畢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19